

禮記正義

四部叢刊三編

禮記正義

(33013)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本書實價國幣貳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雲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巨汎 穎達等奉

勅撰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正義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聖人不惟

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 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人不敢爭訟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實也言無實情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偽之辭也 大畏民志者大能畏脅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

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訟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謂聽之時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用意精誠求其情偽所以使無訟也

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之事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懷謂怒也身

若有邪惡則不得其正凶怒若遇急怒則

於理則失於正也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恐懼而違於正

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

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

是心為身本脩身必在正於心也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

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 人之其所親愛而辭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

身之辭也設我適彼人見彼有德則為我所親愛當反自辭喻於我也

以彼有德故為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眾人親愛

於我也 之其所賤惡而辭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

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辭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

之其所畏敬而辭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

亦迴其辭我我亦當莊敬則人亦必畏敬我 之其所哀矜而辭焉

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

辭我我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為人所哀矜也 之其所教惰而辭

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教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辭我我若邪

僻則人亦教惰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
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
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增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
者少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

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
夫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
若能以已子而方他子已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已而待他物
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
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以已辭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 注之適
至大也 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已者謂見他人所親愛

被賤惡以人類已他人之事反來自辱已身也云則脩身與否可自知
也者謂彼人不脩則被賤惡教惰已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
則被親愛敬畏已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碩大
也釋詁文 所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康誥曰知保赤子者此戒王、康叔之序、一謂之听、二謂之、三謂之、六之

物如保家亦子愛之也七

心言三之上一人口不其才言其止

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為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 未有學養

子而后嫁者也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為之也皆喻人君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

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

其機如此者機謂關鍵也動於近成於遠

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

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

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為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

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今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

好則人從之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長其所好雖欲以

令禁人人不從也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者諸於也謂君

子有善行於已而后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已有仁讓而后可

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已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已而后可以非

責於人為惡行也謂無負利之事於已而後非責於人也 所藏乎身

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者謂所藏積於身既不怒實而能曉喻

於人使從已者未之有也言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為善行不可得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者此周南桃天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

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喻婦人形體少壯顏色茂盛之詩似

桃之夭夭也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之子者是子也歸嫁也宜可以

為夫家之人引之者取宜其家人之事 且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

人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以教國人也 詩云宜兄宜弟者此小雅蓼

蕭之篇美成王之詩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為人兄宜為人弟此記

之意宜兄宜弟謂自與兄弟相善相宜也既為兄弟相宜而可兄弟之意

而後可以教國人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鴈鳴之篇也

正長山三言在左

我亦有

其也

其也

足法

七

平

謂其脩德於家至家之內使父子兄弟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也

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其國也 注一家至於齊 正義曰一家

一人謂人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公羊傳文

案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

之也彼注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謂登來為得來也聲有緩急得

為登謂隱公觀魚於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為登來鄭所

引公羊本為登戾之以來為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為貪戾故

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又曰鄭伯之車債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經平天下

在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天下理廣非一義可

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近至遠自內至外

次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人之事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

平天下之綱故摠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 上恤孤而民不倍者

孤弱之子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有

執結待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

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矩之道也辭諸侯有天子爲上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已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己下者爲之也 所惡於下

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己所有惡則己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 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

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前者後謂在己之後不以善事施己己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

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以惡加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也舉此一隅餘可知也 此之謂

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中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接物即絜矩之道也 詩云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

明民之父母也

唯君子之絜之當有是

二

二

以從一上所言也 若曰六 廿六 五 子安女 二 不 謹 也

民之願好之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

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已亦惡之而不行也

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已待民此經明已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

山維石巖巖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

賢人也節然句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

臣師尹之尊嚴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大師與人

為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為

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 有國者不可以

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慎其德乎

宜慎之也 辟則為天下僂矣者僂謂刑僂也君若邪辟則為天

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 詩云躬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

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

王也克能也師眾也言躬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眾之時所行政教

皆能配上天而行也 儀監于躬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

王且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為不易言其難也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

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

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

有土此有財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

有財此有用者為國

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

財由德有故德為本財為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集者外疏也

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

施劫奪之情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

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賙恤於民則民咸歸

聚也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

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

不能久如財入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親維中故

何也

注通承至厚二

正言及下下之八八二二

三

此名鳥... 與此... 庚廿九... 七... 不...

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

君之辭以托君也云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

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者謂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夏

本意言道為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 舅犯曰亡

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

翟麥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

財為寶唯親愛仁道以為寶也 注楚書至奚恤 正義曰鄭知

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

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幾何矣王

孫圉對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

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曰楚王

命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

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

秦使者至招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大宗
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
客以觀楚之寶器言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
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
案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實
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為寶者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庫
使黎甞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
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
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
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筭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發理
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為寶也引之者證為君長能保愛
善人為寶也 注舅犯至利也 正義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
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
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檀云篇文 秦拉言者此

明君臣進賢 出惡之事

言尚書 言尚書 言尚書

賁去惡也

若有一介巨斷斷兮者此秦穆公折曰辭

之元年

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愨兮是語辭古文尚書曰為猗

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本異

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

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云

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己自有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好不啻如自其口

出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

寔能容之以能

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者寔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自容

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眾也尚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眾

人皆庶幾亦望有利益哉也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

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媚妬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藏媚妬疾以憎惡之

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

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於君尚書通為達字也

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危哉

注秦哲言至危也

正義

曰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穀還哲言其羣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尚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哲言又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穆公興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尚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尚也是尚爲庶幾矣云媚妬也者說文云媚夫妬婦是媚爲妬也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

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進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此蔽

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

見賢而不能舉

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其己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

見不善

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

退

不

使遠

自

言

子

論君子之好惡
今乃曰
上惡長及人之

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君人之所好也
是謂拂人之性者
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

蓄必逮夫身者自逮及也如此蓄必及夫身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者

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
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
生財

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

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

者是也
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
食之者寡者謂減省

無用之費也
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

月之者舒者謂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
則財恒足矣者言人君

能如此則國用恒足
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者以財散施發

起身之令名也
不仁者以身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

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